

# 從日用工藝到工藝美術 ——看臺灣傳統工藝的發展

文·圖片提供／莊伯和  
(藝術學者)



▲民間稱呼為「龍罐仔」的大茶壺，大約在 50 年前，是農村社會裡相當普遍的日用器物。

臺灣傳統工藝，其實代表某一部分的臺灣生活史、經濟史；臺灣傳統工藝的發展，合乎臺灣歷史發展的規律。

例如鶯歌陶瓷博物館常設展出的大茶壺，民間稱呼為「龍罐仔」，大約在 50 年前，仍是農村社會裡相當普遍的日用器物，因為大量勞動、單純解渴的需求，自然產生了這麼大型的茶壺，而且其器形如壺嘴、壺蓋、壺口、提把，完全合乎容量、搬運等的使用機能。20 年前筆者也曾在福建鄉下見過這種龍罐仔，因此，這豈不也可以作為漢人移民臺灣的物質見證？

同樣在 50 年前，臺灣某些人也使用小型的紫砂壺，這又承襲閩南「工夫茶」的傳統，與龍罐仔相比，可以看出同樣喝茶這件事，因不同機能需求產生不同

形式的茶壺；工夫茶今日更加盛行，龍罐仔卻已脫離日用功能，轉為茶藝館或民藝收藏者的陳設品，甚至成為審美對象或表現鄉土意涵的元素。從這個例子來看，不難了解臺灣傳統工藝發展的變化。

從文獻史料來看早期臺灣傳統工藝，《安平縣雜記》之〈工業〉篇，敘述清末以臺南為中心的臺灣工藝，計 100 條，包含民生器用、生產工具、飲食習俗所需與特殊工藝，由此可以了解當時涵蓋各種材質之廣義工藝製作的輪廓，其中與工藝美術、日用工藝有關者大概占三分之一，例如畫匠、塑佛匠、繡補匠、銀店司阜、染房司阜、修理玉器司阜、織番錦司阜等，都具備濃厚的工藝美術性質；再如「鑿花匠」，即今日所謂「廟宇雕刻」或「刻花柴的」，屬木雕裝飾一類。這些行業隨時代演變而有所起伏。

1900 年王石鵬的《臺灣三字經》，對於早期臺灣傳統工藝的描寫，簡單明瞭，起碼說明了臺灣鄉土材料運用於工藝製作情形：「麻與苧，植物興，其原質，製

布繩。鳳梨絲，芭蕉布，惟土蕃，善製作。造紙料，有紙桑，此紙質，作傘良。大甲產，三稜草，蛟文蓆，織得好。通脫木，原野生，造紙花，質最明。棕櫚藤，堪雜用，織蓆衣，雨天供。」文中提到原住民，後來成為臺灣工藝特產的大甲蓆編織技術，正是漢人向原住民習得的。

其次為 1916 年連雅堂《臺灣通史》之〈工藝志〉，分述紡織、刺繡、雕刻、繪畫、鑄造、陶製、煨灰、燒煨、竹工、皮工，包括日用工藝及足以外銷的特產，如：「臺灣婦女不事紡織，而善刺繡。刺繡之巧，幾邁蘇杭。名媛相見，競誇女紅。」「臺南婦女尤善造花，或以通草，或以雜絲。一花一葉，鮮豔如生。」「雕刻之術，木工最精；臺南為上，而葫蘆墩次之。……唯雕玉刻石，尚不及閩、粵爾。」「臺灣產金，故婦女首飾多用金。一簪一珥，即其精巧。而臺南所製銀花，質輕而白，若牡丹，若



▲鹿港龍山寺木雕。



▲蘆草編名片夾、煙盒。

薔薇，若荷，若菊，莫不美麗。故西洋士女購之，以為好玩，或以餽贈也。」「臺灣陶製之工，尚未大興。盤盃杯碗之屬，多來自漳泉，其佳者則由景德鎮，唯磚瓦乃自給爾。」「嘉義產竹多，用於造紙，銷用甚廣。編為器具，亦用宏。而水沙連之竹，徑大至尺餘，縛以為筏，可渡大洋，凌濤不沒，故沿海捕魚皆用之。竹工之巧者，為床、為几、為籃、為筐，日用之器，各地俱有。」「臺南郡治之皮箱，製之極牢，髹漆亦固，積水不濡。次為鹿港。售之外省，稱曰臺箱。臺地多皮，惜無製革之廠，以成各器，故但為枕、為鼓爾。」

〈工藝志〉提及之大甲蓆、士林刀，固為今人熟悉。但如光緒皇帝大婚時上貢之臺南「雲錦」（即《安平縣雜記》所說的「織番錦司阜」）；西洋人以為臺灣特有之技的臺南「火畫」；臺南、鹿港之「臺箱」；彰化王陵善製煙斗、瓶壘之器等等，可能聞所未聞，反而為臺灣工藝史留下珍貴資料。

日治時代，特意發展工藝為一項重要經濟產業，包括觀光藝品在內，已為了適應島內外市場

需求而製造。同時臺灣工藝受到部分日本學者重視，有了正面評價，他們特別看重由一般民眾日常生活中所產生的手工藝，以及由實用機能中所產生的審美享受，對於日後的學術研究及工藝美術新觀點之建立，大有幫助。

日治時代，日本人結合現實生活，就臺灣風土元素發展出「南國圖象」，不同於原來的文人四君子畫系統，在工藝造形上表現的南國圖象，突出新的臺灣美的形象，有如高更畫大溪地，這種南國風光後來隨本土意識抬頭，再度受到青睞。「南國圖象」有椰子樹、香蕉、鳳梨、島嶼、山水、漁夫等現實風景及鄉土的新形式，出現在日治時代才發展出來的漆器及以鶯歌為主的陶瓷碗盤上，一直維持至光復之後，也可以說是一種代表民眾的生活感情、審美形式。雖說這類產品今已不多見，而有更多元的產品出現於生活，但作為一種時代民俗文物標本，仍然讓許多收藏者愛不釋手，仍然可以當作藝術品裝飾生活的空間。



▲臺灣日用竹編之種種用品。

再以木雕為例，臺灣木雕藝術來自建築、日用生活的需要，後來獨立成為單獨欣賞的作品，日本人加以發展觀光藝品，但比較重視原住民雕刻，或者有的業者委託原住民雕製日本內地需要的國軍主義題材，而引發部分學者的反感。

光復後，政府推動工藝產業也不遺餘力，置於手工業經濟發展項目下，著眼於經濟利益、爭取外匯。至 1970 年代，工藝產業為了外銷及為國外委託加工的特性不變，其中木雕延續「刻花柴」之技術，為日本加工，竟也造就不少人才。

但是 1980 年代之後，這種優勢不再，甚至為大陸取代，連臺灣廟宇也直接委託大陸代工，大陸匠師甚至直接進駐廟內作業；臺灣木雕師傅只好改行轉業，有的轉型走入「藝術創作」。也就是說，原有匠師如不改行，則發展個人風格的藝術創作，倒也尋得一條生路，造就了不少成功的木雕藝術家，朱銘就是最早成功的例子。

今日的時空環境雖已大不相同，但仍不難看出從日用工藝到工藝美術的臺灣傳統工藝發展脈絡。



▲日治時代燒製的日用瓷盤，上繪椰子樹、帆船，充滿南國風光。